大湖怀抱陶公山

俞珠飞

陶公山，于我是一段深刻的记忆。

《鄞县志》这样记载：陶公半岛横亘湖心，远眺似伏牛饮湖，别称伏牛山。山巅松柏浓郁，涧麓民居云集。民间有春秋越国谋臣范蠡功成身退偕西施隐居垂钓于此山之说。范蠡又名陶朱公，后人因此把它叫为陶公山。

我很小就知道它了，那会儿人们大多叫它“大公”。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求学莫枝，往返学校多半乘东钱湖上的航船，大公就有一站。挺大的一个岛，这是对大公的第一印象。有时也坐班车，班车走的是原宁横线，其间在大公也有一站，常有很多人上下车。下车的人群往往走向车站后的一条石阶路。石阶路看起来不短，往下走，坡度较陡。路前边的村庄民居密集，靠山面湖。

进入报社工作后，对陶公山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第一次到陶公山采访是在2000年。那时刚修了大公公路，沿湖驱车径直到陶公山，比以前方便多了。大公公路为黑色路面，两旁杨柳依依，风景不错。公路自烟囱高高耸起的砖瓦厂起，一直延伸到湖心堤口，总长一个多公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公路建设时，陶公村出了50万元，在陶公半岛上的三个村中是最多的。有了它，陶公山和外界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人们进出再也用不着走石阶路了。

这样，陶公山更不像是个半岛了。当地老人说，以前，陶公半岛和陆地相连部位在原大公车站后，即后庙湾，那只是一座小桥连着一段石桥路，宽度不到千米。当时，曾有人提出挖通后在上面架一桥，使陶公半岛真正成为一个岛屿。后来，那里建起鄞县农药厂，上世纪80年代，又改成砖瓦厂。砖瓦厂堆起的泥及碎砖，使相连部位逐渐加宽，直至上世纪90年代建起了大公公路，陶公半岛和陆地紧紧相连。

陶公山的影响随着这路、这东钱湖旅游开发，一点点地扩大……

陶公半岛总面积约120公顷，半岛上分布有三个村一个居委会，分别为建设村、陶公村、利明村和大公居委会，建设村稍小，其余几个人口相差不大，均在1500人左右，总人口约5200个。原来三村均属于大公乡，这里又是乡政府办公所在地，于是人们又往往统称为大公。其间又有许多小地名，如薛家山、史家湾、曹家山头、忻家、许家、余家等，还有叫六村、七村、八村的，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陶公山曾分为8个村。

陶公山姓氏众多，有忻、王、曹、许、余、史、朱等。关于姓氏的来历，《东钱湖志》这样记载：陶公山……山下多朱姓居之，世传陶朱公归隐于此。不过，如今朱姓已很少。《宝庆志》称：今所居者姓忻多。忻姓，这是全国独有的姓，如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忻姓人士均出自陶公山。散居于台湾之姓忻者，也都源出于陶公山忻族。

“忻”氏的来历据说也和陶朱公有关：陶朱公后代为防越王追杀，故将“范”姓改为“忻”姓。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忻氏之祖先，源于山西忻县，是从元朝迁自福建南安，其中有两兄弟到舟山做官，两兄弟中又有一人后迁居至陶公山。忻氏族人在陶公山曾设有南安小学一所，表示对祖先的纪念。

由于三面环湖，陶公山人的耕地和山林离村都较远。陶公人世代以水为生，以舟代步。村里几乎家家户户有一只小船，泊在房前屋后。新中国成立前外出谋生，陶公人也习惯选择和水相依、与船为伴的职业，有不少村民在轮船上做工，并漂洋过海侨居新加坡、美国等地，陶公村也成为东钱湖镇上有名的“侨村”。

陶公山山美水美，有许多风景名胜和美丽传说，最著名的要数“陶公钓矶”“霞屿锁岚”“补陀洞天”等，历代文人留下众多诗篇咏之。

小普陀现在是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的主要景区之一，而它的发现至今才四十年。上世纪70年代，鄞州大旱，东钱湖水位急剧下降，水浅处已出现开裂。有关部门决定疏河兴水利。建湖心堤成为疏浚工程的第一步，即将东钱湖一分为二，逐个治理。湖心岛为湖心堤所经之处。修堤需要石材，于是人们将眼光投向了附近的山山石石，其中之一即为湖心岛。几千人、几千辆手拉车、几百条船，修堤工程就此浩浩荡荡地拉开了阵势。在湖心岛炸山取石时，人们意外发现一只山洞。洞里充满了淤泥和水，两者加起来足足有80厘米厚。胆大的陶公村人忻洪涛一个人摸进黑咕隆咚的石洞，发现里面有一尊石刻观音像——历经几百年，小普陀就此重现！

小普陀又名补陀洞天，为南宋宰相史浩之族人史岩之所凿。史岩之世居东钱湖畔下水，为人至孝。其母信佛，平时常去普陀山朝山进香。后来年老失明，行动不便。史岩之为满足母亲拜佛心愿，遂在湖心岛挖了一个大洞，洞中雕凿石观音、护法神、飞龙等造像。

取石另一处在陶公山，陶公钓矶此时也成了修堤的石料。陶公钓矶为陶朱公范蠡临湖垂钓处——牛头渚。明洪性诗曰：霸越平吴此息机，蓑衣终日坐鱼矶，一竿风月高名在，千古江山旧事非。春雨荒台苔藓合，夕阳古渡钓船归，探奇欲试登临兴，流水无情白鹭飞。现在新修的陶公钓矶是在原址附近，一块大石头在湖畔突兀而出，气势不凡。

近水楼台先得月，东钱湖风景旅游区的开发，为陶公山带来了机遇。陶公人敏锐地感觉到，旖旎的岛上风光和动人的传说，是他们旅游开发的优势所在。1991年，陶公村就有人投入几万元，购买了一艘快艇，搞起水上运输。随后村里大量的劳动力转向第三产业，开快艇、踏三轮车、摇渡船、开饮食店，旅游业成了陶公村的新兴产业。

几十年来，每每见到陶公山，都能感受到它的变化。陶公山，越变越美了。

一网打尽（摄影） 戴善祥

裴君庙今昔

李蓓莉

俞塘村位于东钱湖度假区最东边，与塘溪镇毗邻。裴君庙在村子最东头，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经几次毁坏重建，如今是钱湖十八裴君庙保存最好的一座，为市级文保单位。

这座黑砖灰墙的老庙，没有飞檐瓦甍，墙身也不是传统的黄色。前殿后堂，正中是戏台，戏台前有开阔的中庭，戏台两侧是回廊，镂刻着花纹的栏楯美轮美奂。二楼有抄手长廊，踏在木地板上，经年的尘土在光阴的缝隙里轻轻飞扬。神从来不给老庙把门，它们四海游历，歇下来笑容憨憨地做一回泥胎，头顶永远烟雾缭绕。

从前，裴君庙后是村里的茶叶加工厂。清明前的几场雨，沉寂了一冬的茶厂复归热闹。半手工半机械的炒茶声，伴着缭缭绕绕的茶香，缥缈而出，穿过庙宇的房梁斗拱。肩挑手提的采茶女热热闹闹地来来回回，给老庙添了几许生的气息。

村子多深巷。巷子细而窄，挑着两头的老屋。卵石铺就的小巷，仅容一辆手推车。倘若再有行人经过，必定得侧身，或者干脆站到高高的人家的台阶上让行。布鞋踩过，草鞋踏过，不着鞋袜的光脚板噔噔噔地跑过，卵石光滑发亮。雨天，连人家屋脚的青苔也格外油亮。

裴君庙门口有着整个村子最为开阔的道路，村里大事多会聚在这里，“庙门口”就成了村民们的集合场所。

比如过年前的两桩大事——杀牛和分鱼，都发生在庙门口。老牛衰弱到再也驮不起沉重的犁铧了，在缺衣少食的年代，最终会被宰杀，庄稼人自然疼惜不已。

分鱼的气氛就欢快多了。村外的水库被抽干，养了一年的塘鱼被围捕，鲜活的鲢鱼、草鱼、鲫鱼们，蹦着跃着被送到庙前。过秤的壮年，记账的老人，领鱼的孩子们，庙门口洋溢着年前的喜庆和热闹。

裴君庙里有戏台，一般过了正月初三，村里请了各路草台班子来演戏，叫作“买戏”，并且论“台”买。比如连演五天，下午、夜间各一场，就是十台戏。夜场往往比日场精彩，正式上演之前还会有“暖场”，多是小丑戏或是武打戏。小丑鼻梁上画着滑稽的油彩，弓背哈腰地逗引着台下的观众。武生玄帽玄衣，精干地从戏台这侧连翻筋斗到了那侧，台下一叠声叫好。戏台两侧张灯结彩，帐幔垂地，中堂、前殿、后院，凡是空处放满了长条板凳，连二楼长廊上都站满了人。卖瓜子的，卖茴香豆的，卖青皮甘蔗的，卖小鞭炮小灯笼的，各式小摊仿佛一夜之间冒了出来。

上演的多半是“小生落难中状元，私托终身后花园”的团圆戏，不必专属于哪朝哪代的故事。当然，包公戏除外。包公戏是用来压轴的大戏，几乎每一年演《狸猫换太子》，刘李二妃的宫斗，包拯、八贤王与郭槐、庞国舅的忠邪抗衡……

台下看戏的从义愤填膺到笑生双颊，百看而不生厌。散场时分，犹自争执今年的包公，油彩比去年的好看；小生的袍子约莫只有七成新；青衣唱功不错，可惜卸妆后脸上都是皱纹，实在应该演老旦……

于是，经常看到三三两两着戏装的陌生面孔，脸色很白，腮红很酽，眼角直画到眉梢。她们宽袍大袖地走在路上，让你生出隔空隔世的惶惑。

庙老了，戏台也有了年头。那些年，“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的老庙逐渐被人遗忘。庙后的茶厂被个人收购，老板另寻地皮盖起了宽敞的新厂房。春茶秋茶时节，不再有采茶女工来来往往，庙旁的小路荒草及膝。老庙的后偏殿因为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戏台也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

年初的大戏依然上演，地点改在了小学校的操场，戏台是现搭的，四围是帐篷。长板凳竹椅子一条条一把把，还是草台班子的日场夜场。我跟着母亲去看戏，不由地怀念起在裴君庙里济济一堂看戏论戏的年月。裴君庙荒芜了好几年。谁又能说，荒芜的就不是人的精神家园呢？

前两年，有人开始呼吁修复裴君庙。有热心村民牵头自募资金修缮老庙。村口小学校的旧照墙上，贴出了黄布告，文绉绉地宣布老庙是有年代的东西，庙宇是安放精神的殿堂。村民自发出钱出工，古老的裴君庙修旧如旧，再度焕发风采。

春日行岭南古道

忻琪颖

去年正月初三，经过半个多月的彻骨阴冷，阳光很顾怜人似的分外明媚。阖家聚在外祖母家。那是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老村庄，粉墙黛瓦马头墙，典型的江南古村落。

路过虬枝盘曲的老树，路过老烟厂，路过照进狭长小巷的明媚日光，路过墙面斑驳香火仍旺的黄墙庵堂，路过修葺一新的宗祠，路过躺在路边慵懒享受午日阳光的土狗，路过蹲在河边槌洗衣物的妇人……所幸这里的时光还是慢的，我们的脚步也是慢的，心情也是。

走至村庄尽头，道路把我们带到山脚下。那里立着一块碑，两头各写一个“道”字，中间用小篆写着“道可道非常道”，乍看平常，细想此“道”非彼“道”，便觉颇有趣味。旁边一个箭头标注着“岭南古道由此进”。碑后立着一个牌楼，上有两副对联。正面写着“韩岭市墟开唐宋形胜千载，云山茶盐始秦汉踏跋八荒”，横批“岭南古道”。牌楼立在阳光下，泛出温暖的色调，朴素而不张扬。

离山脚不远处，立有一亭，檐下匾上书有“云南亭”三字。亭子四角高高翘起，青石红木黛瓦金漆，雕痕刻漏，流光溢彩。若有乡野闲人二三，旧交新友各半，浓茶酽酒，诗文不沾又何妨，大可讨一角青山写词，一片流云作赋，天地小亭之间，仅凭方言乡音，便可自成诗歌一曲。亭旁，两人环抱之粗的朴树百年之后依旧枝繁叶茂，在蔚蓝苍穹的映衬下更显苍劲挺拔，不迎仙来不等鹤，只待有缘闲客来。

两旁竹林渐退，各色乔木渐增，视野也渐觉开阔。“快来看！快来看！”在前面领路的长辈一回头，看向前方，朝我们喊着。鼓足力气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再回头一看。只见万里蓝天，由蔚蓝到浅白向远方做着渐变，白云深深浅浅，层层叠叠，使阳光落地斑驳流动。流光移动在身旁的古松上，在邻山绵延不绝的青障上，在田间的阡陌小道上，在四四方方的村落上，在人家屋顶的炊烟上，在众山环抱的远湖上，在湖面渔人摇曳的木桨上……视线过水穿山，山的另一边，是漂浮在云里雾里的城区高楼的剪影。那一刻，只觉得云层于我触手可及，林风吹来，指点湖山，更觉高处不胜美，直欲乘风云天飞。

在道旁的平整块石上，稍事休憩，再度启程。山道渐缓，心情渐舒。一地是散落的松塔，落叶和飞花。走过一个弯，倏尔雀儿斜飞，一个庙堂赫然呈现在眼前。庙堂并不大，之所以用赫然二字，是惊讶于竟能在如此陡峭的石壁上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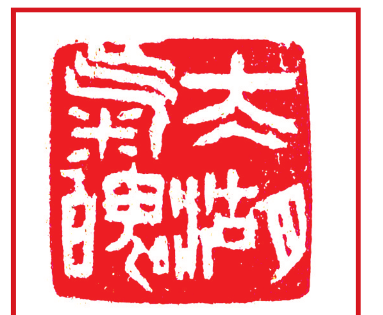
走进细看，红木金漆，雕檐画梁，精细有致，丝毫不含糊，可谓简单而不简陋。推门而入，当中是一个烛火台，香火阑珊，寂静已久，无风香尘惹。上了几炷香火，稍事敬拜后，我们继续启程。

转至山头，遥见寺宇一座。走进，却突迎一大狗，足有半人多高，貌相凶猛，后跟一僧人。“别怕，它就是有点黏人。”僧人忙解释道。我们稍舒口气，再往里走去。但见一座大雄宝殿巍峨，左边是香客留宿之所，殿前的空地上置一个香烛台。要说修建适才在山腰处遇见的庙堂已非易事，山顶处这座更大规模的寺宇更是工序繁杂，令人叹服。穿过宝殿，殿后是一方小小的水池，从石刻的龙嘴中汩汩吐出清澈甘洌的山泉，落于小池中，冬去春来，池中水面不涨不落。上立观音像两座，作倾甘露水于池之状，能化平常山水为仙露，真乃妙哉！

这里常有香客和其他僧人前来，但长住僧人却只三人。泠泠吹雪落雨，冥冥光阴错落，庐外怎堪清寒？连貌相生猛的狗，也耐不住寂寞，见有生人来也不曾吠，却直往人身上蹭。但转而想，僧人既为僧人，定是有常人无法企及的心态与情怀吧。从惊蛰到小雪，他们朝坐青崖白露寒，诵经念忏暮霭浓；幽夜对长空，薄衣寒衾，往来星月叠肩，能借一半作衣衫。久久，这山风，这山泉，这山景，还不把人净化得心无杂念，纤尘不染了么？远离尘世杂念，苍穹星月抬头便是，心胸可不就更开阔而安详了么？

偶一回头，看西南一角云霞红染，立春的风过水拂山而来，是否唤醒了山下老村外的桃李？

今日，举步山风接春苔，幸为山川客，不枉此行。



太湖气魄（篆刻） 史晓卿

□诗歌

白鸟

钱利娜

湖面空旷，一群白鸟
贴着水面滑行
它用翅膀佯托晨光，让我几乎跌入水中
以为那纵身一跃
又潜入水底的银鱼
才是令我晕眩的影子
这沉没的鱼儿，我熟悉却无法捉住的名字
它的尾巴甩动粼粼波光
收下暗哑多年的心
——低飞的心啊，东钱湖畔
这片遗忘的水域
还有什么值得你
举镜哀鸣

百字令·韩岭望

文卜子

驻
岭南
蟠松树
韩水北折
望天低甬东
背托如壁青山
斜晖竹影石径幽
宋市外渔号参樵斧
旖旎吴越水墨风光殊
千古残月暗换几多青发
东风催芳草离肠寸断
张良岩留侯应犹在
偿云园琴悠舞曼
古埠车辙马迹
橹蠹白帆碎
繁华镜里
再喧嚣
何日
待

注解：

①韩水：源于云南山北坡塔沙岙的白沙溪。

②蟠松树：千年古松，在云南山麓徐家岙，据传有巨蛇盘于树下，巨蛇后渡劫随山洪游入东钱湖，化为蛟龙。古树毁于上世纪中后叶，今留地名“蟠松树下”。

③宋市：即韩岭古市，宋代宁波四大市墟之一，大市日为农历每月的初五、初十，天天有小市，农历十二月廿八天下市，有宁波肉价看韩岭的说法。

④张良岩：东钱湖东南岸，大阳山的主峰，海拔238米，上有铁石洞、茅棚，大梅庵得道禅师坐化于此。据传为汉谋臣张良显灵处，山下原有张良庙，张良原为韩国贵胄，其后裔恢复韩姓，定居韩岭。今留地名“庙跟湾”。有金篦髻山石牌坊。

⑤偿云园：据传为南宋宰相郑清之所辟，位于韩岭小沙井至狮子岩一带，俗称郑家园。小沙井沿，曾有“郑氏小沙井”五字，据传该井为郑清之所掘，有井龙的传说。上世纪80年代，在偿云园遗址挖掘郑氏墓碑一方，后被凿去字迹改作他用。

⑥古埠：韩岭航船埠头，曾有十八艘夜航船往返宁波与韩岭之间。

四明文华

胸中有大义
心里有人民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宁波市区县（市）文艺擂台

【本期 东钱湖篇】

展示区域创作实力
培育一批文艺新人
助推文化强市建设
共筑东方文明之都

主办 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社
承办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文联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作协
执行 宁波日报文体新闻部

题饰 金雅男

漫步钱堤

郑德智

钱堤，即是东钱湖的湖心堤。

第一缕曙光冒出湖面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东钱湖边，漫步在钱堤之上。此时，浓密夜色正在消融，淡淡的雾，浮在水面上，似缕缕轻纱，像薄薄蝉翼。树丛在雾的缭绕中，露出自己的轮廓。微风撩动树影，轻轻摇晃，像在抚摸刚刚醒来的恋人。

但真正的恋人是湖。此刻，她正在酣甜的睡梦中……

风吹到湖面上，湖水荡起一叠一叠的涟纹……

我沿着湖堤往前行，风又绕了个弯子，从眠牛山市走来，从锁岚桥上走来，从二灵塔上走来，从霞屿岛上走来，从挹秀亭上走来，从桃花坞上走来，从呼舶廊上走来……

风走到身边，悄悄地说，这就是钱堤了。

素有太湖气魄和西子风韵的东钱湖，在这样的清晨，无比绮丽。古往今来，有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在此发生呢?据文献记载，纵观东钱湖的文明轨迹，在春秋时期已有先民，晋代在湖畔形成许多居民点，而南宋开始逐渐走向繁华，特别是“一门三宰相，四世二封王”的史浩家族，给东钱湖留下了无数瑰丽的传说与史迹。钱堤之上的补陀洞天就是其中之一，900年来以补陀洞天为轴心的霞屿寺是东钱湖及其周边地区芸芸众生心灵的一处归宿。

远远地，传来霞屿寺阵阵浑厚的钟声，那是茫茫清晨的湖空的安慰。极目远眺，湖光掩映之中，青灰色的背景反衬着霞屿寺庄严、肃穆的轮廓，鸟啼声声正抖落夜的薄雾，霞屿寺就要醒来了。踏着铺有潮水的影月桥的台阶缓缓而上，循声而来，香烟袅袅，手拈佛珠，念念有词的比丘尼，超然物外地穿行于黑夜和黎明之间，使人不由得敬然。风渐停渐歇，光线慢慢柔和，晨光极远极淡。当站在影月桥圆拱的最高处，世俗的沉疴便会去除得了无踪痕。从此一身干净，一身轻松，没有邪恶，没有彷徨，也没有迷茫。

站在这里，看那远山远林中，隐藏着集镇和水郭朦胧的轮廓，那22平方公里的水域上的辉煌承载了赵宋朱明公侯将相的多少风光。如今，一切，归于寂然。过往的岁月，依然遗存的威严供后世子孙忙乱地探望与瞻仰。金丝楠木的清香浸润着900年的委婉，让多少穿梭于四季的俗人热切向往，蓝天白云下依然是甜美的江南水乡，将现代人的浮躁和惆怅逐渐稀释。东钱湖三十六青翠的峰凝聚在眉前，七十二清冽的溪汇集在脚下，橹声咿呀，洁白的风帆融合了残缺的历史，显露出美丽的沧桑，悠然的古韵掺和着新律悠远地飘扬，涤荡着人们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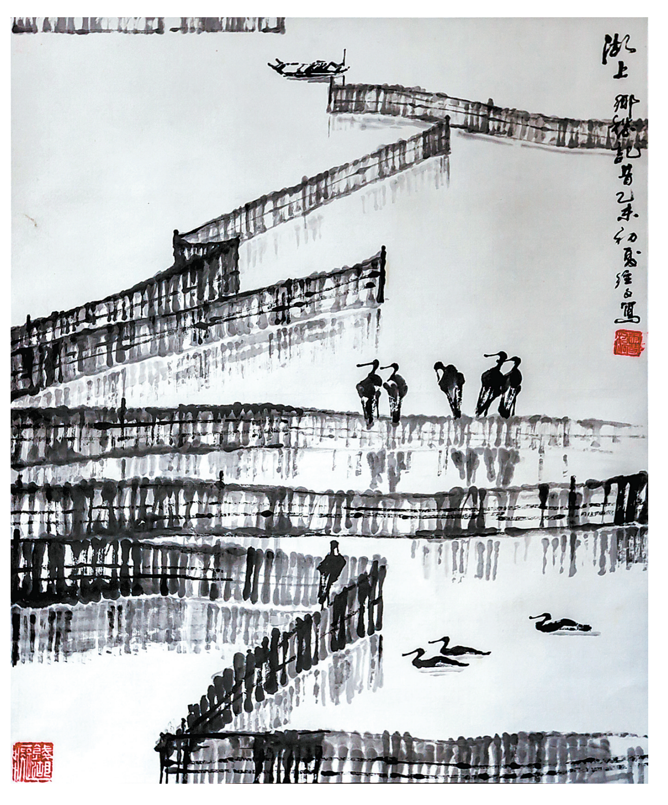
一会儿，雾升腾飘曳，弥漫飞散。风便要回去了，犹如一群穿着白色裙裾的少女在翩舞，踏着碧玉般清色的湖水涟漪，一阵阵远去，远去了……当太阳快乐地探出头来，瞅着东钱湖羞羞的面容。东钱湖便睡醒过来了。

阳光灿灿的，驱走了所有睡境中的安憩。东钱湖一头扎进了早晨的热烈之中。以自己的温情，向人们展现了青春和狂热：那笔直横亘于湖心的翠绿钱堤分外妖娆；一半在岸一半在水的画舫般的月波楼上站满了锻炼身体的人们；曲折回旋的清风曲廊里轻轻响起了脚步声……那神秘的“霞屿锁岚”跨越湖心烟波的三个圆洞，一洞衔住湖中披金流彩的小普陀，一洞尽收湖畔戴着绯红霞光的二灵塔，还有一洞承接了东方财富的始祖陶朱公范蠡的钓矶。站在水上观音身后突兀于水中的礁石上，可以看到一种奇妙景象：钱堤在云烟缭绕的轻阳中横卧波光，那二灵桥的圆洞呈现正圆形；而再看那披着朝霞的二灵寺后高耸的二灵塔时，圆洞却成了椭圆形……这是一幅优美动人的图案，它属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的“借景”手法，这手法在早晨的东钱湖的钱堤上，得到了绝妙的效应……

沿着堤岸漫步，看远处湖中的水色，在刚刚升起的阳光下，像晃动着一湖金子。山影、塔影、亭影与湖光融为一体，仪态万方。在没有反射出阳光的近处湖面上，湖水则是碧沉沉的清澈，清得像天真的孩童那清俊闪动的眼波。望着这样清凌凌的湖水，不得不使人浑身都变得轻快舒松起来。在钱堤上看到的东钱湖是一种绝尘的清澄秀逸。

漫步钱堤，一路东行，楼台亭榭，洞房曲户，一花一石，无不各出新意，而又互相叠印陪衬。置身于这幽境佳景的湖堤上，恍若重见那许许多多令人感慨的旧事。千古江山，一朝美景，每一种景色都使人感到悦目而惬意。

如果说东钱湖是宁波的一颗隽秀的明珠，那么，钱堤则是这颗明珠之所以隽秀的原因……


湖上乡愁记昔 乙未初夏经文写

湖上乡愁记昔（国画） 郑经文

殷家湾赋①

郑传杰

面谷子湖，背平满山，比师姑山，邻白石山。辟郑家岭自成方圆，拓黄泥岭独立乾坤。

二岭出山路远，三边入湖视阔。岙里青松造局，层林染翠；湖中渔船布棋，叠波浮碧。烟深鱼游，空蓝鸟飞。天绣之一幅山水画，地谱之一首田园诗。

村在湖边，湖在村前。风起急避港湾；云展深睡摇篮。万金浪淘，七十二溪水行，鱼生春发鳞光；一湾流涌，一百余舟船泊，人息夜燃渔灯。桅立千树，影遂微波摇曳；舱置百家，歌随轻风飘逸。风云共渔家荡漾，星月并灯光闪耀。殷湾渔火②，钱湖胜状。

浓浓渔乡，款款鱼姿。湖淘水汇鱼生，民迁众聚村成。唐出炊烟，宋定户落。应之道家族居，郑清之客人所③。宋末应氏迁出，明初郑氏入居。立通德门，设怀椿堂。建宗祠九进十明堂，历岁月五朝六百年。大房确立中心，两翼伸展东西。分东中西，纳郑项孙。孙氏建祠，园后翠竹常青；项氏立宗，庭前古樟恒绿。层叠民户居所，蜿蜒青石道路。陈家弄、盛家弄、七姓门，一门兴而扩弄； 六一房、三八房、念二房，一族旺以分房。三姓联居，世代传孝；七姓融入，百事和邻。一缕香烟缭绕，袅袅十几世纪；一分静水升腾，渐渐千余住宅。世袭宁波东乡，资深钱湖人家。

修身书诗，求生渔耕。拾稻谷场分食，牵耕牛路相逢。“田要东乡，儿要亲生”。作耕蓑衣点点，息捕渔火盏盏。雨日晴天，风中浪里。张开臂膀，拥抱鱼虾。引接渔光以出，哼唱渔歌而归。下湖干活，落洋讨生。内湖外海结合，咸水淡水并举。一只网船，一只煨船。撑一张帆，驶八面风。争时间，抢潮水，攻暴头，捕暴尾。风雨兼程，日月随行。奔走春秋四季，跨越渔耕两业。大对入海，创造东钱湖渔捞黄金时代；火轮成航，揭开钱塘江航运繁荣序幕。大昌厂④哔叽四海名，万里里⑤黄酒万里香。渔户落洋，村民进沪。或工或贸，亦商亦贾。积累钱财，回赠故乡。胜陶公山一山，称殷家湾一湾⑥。长弄短弄汝生弄，弄弄藏富；大房二房郑三房，房房聚财。为富而溯人本之源，理财以追读书之远。文昌殿儒学和教育同步；三官殿佛教与道教合一。探石鼓门清官遗迹，访宝成里沪商留痕。郑贤庄义，渔源乡富。光华一庄，贤达万金；风水一湾，幽尽九曲。二十四间，把节和行孝齐举，一十八弄，修德和聚财并重。

郑世桂廿四间，渔耕阶段典范；孙租英祥兴里，商贸时期样板。一弄楼房，四柱落地。宽阔檐廊，敞亮明堂。保持中式传统，融入西方元素。重重叠叠建筑，弯弯曲曲道路。两边门户，间隔弄道。弄牵着房，房拥着弄。逢难携手同当，遇事张口共商。“弄”连山而接水，“道”通情以达理。弄道亲情纽带， 埠头生活现场。几户共建， 两岸齐彻。消息集散之地，新闻传布之处。月兴乃有妇人洗涮，天明即来壮男取水。哼出小曲，迈开步伐。长长达几十米，漫漫过数百年。

旧宅依水而建，古村临风以立。村认水作命脉，庄以船为双脚。开阔水道，崎岖陆路。撒网捕鱼，种豆摘瓜。竖桅张帆，见风使舵。走莫枝堰，过平水堰。朝而发，夕而归。湖里老大捕大对，灶前新媳烹小鲜。做羹放汤，爆炒盐烤。螺蛳绿似翡翠，湖虾红如玛瑙。活水中生，淤泥里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冬季红烧鲫鱼，夏天清蒸鲌鱼。洁白如玉，鲜美至纯。晚上面湖铺桌，月下临水用膳。“南风吹吹，老酒啜啜”，但尝鲫鱼一头，即品味道五种。经一年之艰辛，享片刻之悠闲。举杯以呵，搭肩而坐。老者不忌鬼神，旧宅无论主客。原本楼外楼前之人，如今山外山间之客。昔景历历在目，往事滴滴于怀。忆中萌萌姑娘，眼前甜甜淑女。青涩与雅致同心，现实和历史共手。殷殷一湾，朗朗一诗。曰⑦：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①殷家湾，东钱湖边一个千年古村。

②殷湾渔火为东钱湖十景之一。

③宋时为应氏所居，明起郑氏始居，应被误作殷。

④殷家湾人项莲荪创办。

⑤万里里是殷家湾一弄道，因主人创办万里里酒厂而得名。

⑥湖上谚语：陶公山一山，不及殷家湾一湾。当时是指财富。

⑦《国风·周南·麟之趾》

□诗歌

钱湖组诗

宇文珏

四月廿二游东钱湖

一堤烟柳一湖春，
一样繁花笑映人。
曾是陶公归钓晚，
采交西子缀鬟云。

春日采东海龙舌寄友人

福泉山上采新茶，
坐望云边陆羽家。
拂去清风归海角，
染得明月寄天涯。
驻足已是十年树，
回首依然一路花。
须待痛雷痴雨后，
濯壶重赋浣溪沙。

绿野岙

新竹生野岙，晚萼落秋山。
鸟静云出岫，石鸣雨入泉。
无名碑几处，空世水一潭。
自有仙人在，遗珠去不还。

渔歌子·山居日记

坐对陶公一水间，白衣送酒两无言。残叶地，淡雨天，今夕不醉待何年？

菩萨蛮·山居日记

春愁未解秋成半，迟风慢雨闲庭院。
归鸟度篱门，溪山红叶深。

月斜人不见，旧曲重听遍。
桂萼落无时，酒浓空自知。

步中青报徐文新社长韵东钱湖歌

青山隐隐，碧水悠悠。
湖如宝镜，爱行我舟。
既行又止，欲雨还休。

来方初夏，去已深秋。
月落盈手，花落满头。
魂销何处，几番回眸。

白云漠漠，碧水悠悠。
湖如美玉，爱投我钩。
既投且置，欲雨还休。

道失李耳，礼复孔丘。
智者何思，仁者何求。
渔歌数阙，尽揽风流。

不亦乐湖

关山无限，江海无休，人易白头。望孤鸿万里随云去，何如此地清幽。

淡却前世情缘、当时颜色，谁似我风流。逐天逐水、半生事，雨散云收。

念湖光楚玉，花气蜀锦，月影吴钩。篷帆数点凭栏见，依约西子旧游。

几处莺乱疏林、鱼闲曲岸，寂寞好登楼。斜阳在、趁春风未冷，解缆行舟。

福泉山怀远

日游青碧下，每忆贺将军。
作曲多国颂，吟歌少世尘。
来时湖水静，别后海潮生。
古道衰微久，空山独看云。

悠然居饯别即席而作

吴越几浮沉，江南又一春。
白云空自在，芳草为谁生。
山色留西子，湖光送洛神。
惊鸿终北去，愁煞卷帘人。

南宋石刻

石质的语言
收起了诉说的欲望
像历史收起一个王朝
像风收起花瓣 像土地
收起沧桑

文臣 武将
立马 蹲虎 跪羊
无名之手抚摸混沌之躯
为失传已久的原型凿穹
孤独散落山冈

一切都交付时间的荒草
叹息越来越轻
只有片片白云 在这里
获得了重量

幸福的根和源

西府海棠

朋友，你见过伐树吗？伐树，是把树根以上的部分即树干砍倒或锯断，而树根却留在那里了。无本之木当然不再是原来的树了，成为断了气的死树，死树断然是没有生命的。那失去了树干的树根还是活的吗?这个不好说，但即便没死，也一定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你也一定听说过“断水”吧。断水其实是“断源”，把水的源头封住，或人为，或天然干涸。无源之水同样是没有生气与活力的，时间久了，这水还会变成有颜色的死水、臭水。水是自然界一切生命之源——这里所说的水指的是活水，健康的水，有营养的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的正是澄澈明净的活水必有其源头的道理。

树有根，水有源，幸福有根源。

幸福像树，离不开根部源源不断地滋养；幸福若水，不能没有清洁无污染的源头。那么幸福的根和源在哪里呢？有人说，幸福是成功的事业，幸福是金钱、权力、荣誉，幸福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诚然，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与美好，人人向往之，但不是幸福的根源。因为周遭事业有成、家财万贯的人有之，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人有之，成名成家、荣耀无限的人有之……但他们中总有人时不时会发出这样的感喟：生活不轻松，身心很疲惫，生命很无趣，人生很无奈，我想放弃，我愿退出，我要自由……可是既然上了“贼船”，已然身不由己，就算不为面子，还得为绑在身上的那份“责任”着想，于是只好继续负重前行，咬牙坚持。

依我看，人幸福的根源有三：一是健康，二是家庭，三是心灵。

关于健康，无须多言。失去健康，意味着失去生命，这时幸福如无根之树，将轰然倒下。一些人在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无不有这样的“醒悟”：如果可以选择，我愿倾我一生所有去换取我的健康和即将逝去的生命。

家，是你跟父母或妻儿共居一起、共同生活的地方，是幸福的大本营，几乎所有幸福都是从这里出发。一个无家可归或家庭残缺的人，是很难幸福的；就算家庭齐全、家境不错，倘若男人常不回家吃饭，女人成天在外打牌，孩子无人教养，一个原本衣食无忧的家，终将离幸福渐行渐远。所以，幸福是家庭和睦，一家人常在一起，即使人不能在一起，心也要在一起。

心灵，即心态、思想、精神和灵魂。感知幸福，唯有心灵。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三观，决定人们的幸福观和幸福感。一般认为，心态静泊平和，心境闲逸恬淡，心意向善向美，容易获得幸福。

人生当如水，随物赋形，随遇而安。如此，甚好。

“下饭”螺蛳

曾红波

两三年前，偶有朋友考我：东钱湖某家餐馆里，有一道特色菜，叫做“钱湖吻别”，猜猜是什么原料做的。我的瞎猜被一个个否决，朋友诡秘地笑笑：“你作为一个东钱湖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呢？”我的头皮简直要被抓破了。

终于有一次，远客来访，做东去临湖的餐馆里聚会，才弄清楚“钱湖吻别”的身份，居然会是炒螺蛳！细细一想倒也十分贴切，不是吗？送到嘴边，轻轻一吮，然后分开。不知道是哪位智者，给普普通通的炒螺蛳起了这么一个浪漫的菜名。

那天得知东钱湖要举办湖鲜美食节，我欣然前往。在现场，我喟叹于一道道精美而神奇的菜肴，自傲于那些食材出自东钱湖清冽甘醇的湖水里。在这个湖鲜飘香的日子里，我最钟情的还是东钱湖的螺蛳。这一回，它摒弃了“一吻即别”的哀伤，更名成充满诱惑的“钱湖之吻”了。尽管名称变得更时尚，但在我看来，不管是宫爆还是酱烧，这盆螺蛳仍将一如既往地担当起东钱湖寻常百姓餐桌上“下饭”的角色。

我孩提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尚未吹皱广袤东钱湖的碧波，环湖而居的大多数群众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穷的农村生活。记得当时家里饭桌上一年四季轮换着两碗主菜：冬春的雪里蕻咸菜和夏秋的螺蛳。整个夏季，毒辣的日头肆虐大地，哥哥提起铅丝篮，光着膀子去湖水里摸螺蛳。不消半个时辰，他就会提着满满一篮螺蛳回家，倒在大木盆里，然后继续去湖里摸螺蛳。祖母颠着小脚，用箩筐舀起来，倒入热水沸腾的七尺镬里，把螺蛳焯熟，倒进铁皮脸盆里。姐姐把松木小圆桌搬到院子椿树下，拿起缝衣针，把螺蛳肉从壳里小心地挑出来。我趴在桌子上，趁祖母不注意，抓起一把螺蛳肉凑近嘴巴。祖母拿来几个广口瓶和一碗盐巴，一把螺蛳肉、一把盐巴装入瓶内，满意地说：“这样再装几瓶盐螺蛳，我们家夏秋季节下饭就够了。叫你哥哥再去摸几天螺蛳，给你们上海的姑妈和东北的伯父也邮寄几瓶过去，他们很喜欢吃的。”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吮吸清水螺蛳的场景。父亲练就了吮螺蛳的技巧，他可以把满满一调羹螺蛳倒进嘴巴，然后把壳一个一个地吐出来。

过了几年，哥哥去外地学技术，摸螺蛳的任务就顺理成章地落在我的身上。可是我还没学会游泳，母亲便在劳动歇手后，带我去湖边熟悉湖水。母亲和我在湖水的浅滩里摸螺蛳，翻起石块，上面密密麻麻地吸满了螺蛳，我心里充满了收获的喜悦。母亲说，母螺蛳是很不容易的，她为了产下小螺蛳，自己的肉身必须从螺壳里出来，这时候要是有波浪打来，它就回不去了，面临着死亡。我说螺蛳孩子这下也惨的，离开母亲后，只能独自在风浪中了。母亲说对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最安全的。

为了解决一家人夏秋两季的“下饭”，我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螺蛳真是大自然给东钱湖百姓的馈赠啊。

世事变迁，在党的富民政策下，东钱湖的旅游经济活跃起来了。在盛世年华里，家乡的绮丽山水和生息在山水间的芸芸众生频换新颜，正在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东钱湖螺蛳的更大的价值也在新的时代里被发掘出来。在现代厨师眼里，螺蛳是一道风味独具的佳肴；而在东钱湖群众的心底，它不过是饭桌上普普通通的“下饭”，自然，它也是一缕抹不去的乡愁。